

OKEXIBUDAOKE

西部刀客

惊险·离奇·纪实

王吉呈 著

7.5
0

华岳文艺出版社

247.5
KEXIBUDAOKE

西部刀客

惊险·离奇·纪实

王吉呈 著



华岳文艺出版社

西部刀客

王吉呈 著

华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131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汉中地区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32开本 9.75印张 2插页 200千字

1988年12月第1版 1988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000

ISBN 7—80549—121—6/I·82

定价：3.70元

朝邑县位于秦、晋、豫三省交界处，黄、洛、渭三河会合部，属关中东部的同州管辖。由县城而东，隔一线黄河是山西运城，宋、元以来，运城潞村的池盐经过渭、洛，供应陕、甘。由于官商经营，层层盘剥且又囤积居奇，人们的吃盐仍很困难。于是，一些贪利的商人冒着违法犯禁的危险，干起贩运私盐的生意来。为闯过路途中官府设置的关卡，用重金收买武艺高强者做保镖。

秦人慷慨激昂，由来孔武好斗，舍生趋义，渭北源上尤甚，世代都有些挣镖银的角色。他们没有固定组织，认习艺师承的门户，并且有大致相同的扮装。他们把那长长的辫子盘在脖项，红头绳扎个三股叉的稍子，贴身一领牛皮割制的大肚兜，手中提三尺长二寸来宽的关山刀子。人们把这种人叫刀客。刀客自恃武勇，性情又多暴烈，路见不平即拔刀相助，且又吃着妨碍皇朝厘税的酒肉，因而为官府所痛恨。

朝邑县是西去私盐的起运点，也是盛产刀客的地方。关中刀客领袖黑狮子正是朝邑人。他的门徒王飞龙、玉虎、三

豹子、高鹞子、梁贵儿等十三人，被称为十三太保。

宣统三年晚春的一天，朝邑县城的各条大街上店铺板门紧闭，街头巷尾布列着官兵，行人被禁止在原地不动，气氛十分森严。县衙的布告虽未贴出，但消息早在全县传开来。经过陕西巡抚批示，今日午时三刻要就地处决黑狮子。

黑狮子本名王振乾，祖藉朝邑北乡高石村，后来迁到县城附近的大寨子上。其父王祥曾做县衙班头，与地方官吏商绅有较深的关系。振乾自幼习武，臂力过人，能开两石之弓，尤长于刀术，冲杀格斗所向无敌。他长大后中了武生，志向勃勃远大，想效命朝庭，建功边陲，图个封妻荫子，光辉门庭。但在考武举时，他被权门排挤，名落孙山。他这才认识到官场黑暗，誓不与豺狼为伍，后浪迹四海，广交天下英雄豪杰，护运商货保镖为生。他武艺高强，且又轻财重义，豁达好施，能急人之危，名声渐大。他所保护的舟车前插一面三角形红旗，上绣黑色狮子头，拦路行劫的望之却步，不敢侵犯，关卡皂卒也害怕，都给予方便。

黑狮子以保镖致富，后来不再应镖事，而自购舟车，经营潞盐和湖茶，贩运于黄、洛、渭上下，秦、晋、豫之间。为做花客、押镖的是他的乡里友好和授艺门徒。他这舟车所至，闯关夺卡，偷漏厘税，官局莫可奈何，因而积恨日益深刻。他的名声越来越大，渭北刀客每杀人犯案或为仇家相逼时，都奔来寻求庇护。他自恃豪富，无论认识不认识都予收留，等事情过后再发盘资送回。城乡贫穷饥寒的百姓也多受他的帐济抚恤。因此之故，官府豪们忌恨他，但广大百姓却爱戴他象亲人一样。

黑狮子及其门徒肆无忌惮的行为，早引起县、州、省各

级官府的不满，只是因他名高势重，怕惹出民变，久久不敢绳法问罪。却好，上一月初，他酒后打死盐务局长吴子岳的哥哥举人老爷。杀人者偿命，这是千古以来的成法，王公贵戚尚不能例外，何况庶民百姓？于是，以此为借口，县报州，州报省，巡抚一道批文下来，问了黑狮子个斩罪。

尽管黑狮子已被拘捕，朝邑县正堂李炳清的态度仍很慎重。在拘禁期间，他从未给黑狮子任何刑枷，牢房铺设得舒服干净，一日三餐酒肉相待。在黑狮子生日那天，还破例给半天假，叫他回家接受亲人和徒弟拜寿。同时，他还接受了黑狮子夫人给的五百两银子，派人秘密到省上各衙门活动；当无效果时又将原银奉还，以示自己爱莫能助。临刑这天，本当他做监斩官，临出发前却突然装病，硬把这惹祸差事推给吴子岳。这吴子岳不知正堂老爷心怀鬼胎，加之为兄报仇心切，便踊跃接受了任务。

巳牌时刻左右，一列马队出了牢门，冲上大街。骑兵们刀出鞘，弓上弦，好不威严！开头的两个手里抡着皮鞭清道，打得那些越出警戒线的人们头破血流。

马队过后，一辆方型圆木栅栏的囚车在百多名兵卒严密押送下隆隆而来。囚车后面是坐正堂绿幔大轿的代理监斩官吴子岳，左右高头大马上是本县衙门典史何秃子和同州派来的巡防营马队管带熊麻子。

黑狮子年整六十，天庭饱满，脸庞方正，浓黑的眉毛下一双灼灼发光的大眼睛，挺直的鼻梁，开阔的腮上有一把钢刷般的大胡须。他身躯肥大，盘脚坐在囚车中，恰似一头威踞的雄狮，尽管身穿囚衣，背插法牌，死期在即，但他仍不失英雄气概。他早把那生死置之度外了。

朝邑县城里，无论贫富贵贱，无论老少男女，没有不认识黑狮子的。今日行刑，大家都怀着崇敬和悲痛的心情，希望能最后看一眼老英雄的风采。好人不得好结果，那个心里都象灌了铅水般沉重。

在围观的人群中，有个身材魁伟的汉子，手拄一根系有绳索的扁担，身穿肥大的破衫，里边藏着短刀，随着囚车慢慢移动。这便是刀客梁贵儿。他得到处决师傅的惊信后，因为王飞龙一伙远去甘省了，只得暗暗和同州马队左队头目花狸子商定，组织了数十名可靠的弟兄，扮成各色行当，预先混进城里，只等午时三刻号炮一响，抢劫杀伤，然后就东渡黄河。这一计划实在冒险，但事迫睫眉，别无良方，是险也得冒了。

囚车行到东街兴隆丝绸店前，白发苍苍的老掌柜王敬之突然挤上来，挡住去路。熊麻子大怒，唱令兵卒们把他赶开。何秃子一看他是商界班头，平日与知县老爷往来密切，得罪不起，忙告知吴子岳给留点情面。

吴子岳叫把老掌柜带前来，问道：“王老先生，你这是干什么？”

老掌柜深深施了一礼，说：“吴局长，实在是小老冒犯了。今日我代表全县商界同仁请局长方便，让我们给犯人口水酒吃。”

吴子岳“嗯”了一声，老掌柜紧接着又说：

“他身犯王法，自当问斩。可是，多年来他帮助我们许多，最后尽个人情也算了结。同仁公推，老朽不敢推辞。就是李知县监刑，今日这个脸也是赏的，何况吴局长一向与商界情意深长呵！”

吴子岳正在考虑准还是不准，只见大街上哗啦啦跪倒两行百姓，一哇声呐喊请求。他看众情难却，便给熊、何两个打个手势，叫兵卒们四面围定，答应了老掌柜的请求。

老掌柜谢过，转回身去，早有两个小伙计前来，一个捧着盛酒的漆盘，一个托着装肉菜的竹盒。老掌柜郑重地满斟一杯酒，双手敬到囚车前，亲切地说：

“兄弟，你豪杰一世，行仁仗义，遗爱桑梓，泽被贫富。不意一时失手，犯了律条。此刻老朽一杯水酒，聊表朝邑百姓心意呐。”

黑狮子豪气磊落地笑了，看看面前跪倒的百姓，又看看老掌柜泪水巴巴的脸面，说道：“老掌柜，你的心，乡亲们的情，我全领了。可哭啥呢？兄弟一介草莽，江湖上闯荡了几十年，于国无功，于民无德，如今能落这个下场，我觉得荣耀得很呢！要是病死在自家炕上，能有这么多官兵儿孙们前呼后拥地送孝吗？”说着他接过酒杯，一饮而尽，又捋着大胡子痛快地笑起来。

官兵们听着，气得咬牙切齿。可是，没有办法，不好听也得听，不愿受也得受。百姓们为他这豪气所感，只觉得出了一口闷气。马队中的花狸子不住地向不远处的梁贵儿丢眼色，暗示此时动手是个好机会。可是，梁贵儿不敢行动，因为他把弟兄布置在大教场，目下无法调动，虽然是好机会也只好眼看着丢失。老掌柜手扶囚车，悲怆地再也说不出话来，手指颤颤地又斟两杯递上。黑狮子一手接一杯，两口饮下，连称“好酒好酒”。不等老掌柜再递菜，熊麻子一声令下，驱囚车前行了。

在场目睹这一悲壮情景的人，谁不感慨万端？再多看一

眼这豪杰的容颜？他们不顾兵卒们鞭起棍落，如潮水一般涌上，阻碍得囚车步步艰难，不长一条街道整整走了半个时辰。

杀场设在东大教场。按照规程，监斩官还应向民众宣读犯人罪状。吴子岳因为看见民情汹汹，各个角落又夹有不少可疑人物向前移动。他与熊、何二人嘀咕几句，不待午时三刻，当即把黑狮子砍死在囚车中。

这突然的行动，打乱了刀客们的计划。还在他们发怔的当儿，熊麻子和何秃子分官兵为两队，包围了梁贵儿和花狸子。

2

杀场未劫，花狸子和梁贵儿反被擒拿，其余刀客因群龙无首，只好趁着混乱逃散。马队回营，熊麻子捆走花狸子，当日便活活钉死在同州的东门上示众。次日，梁贵儿也被判刑，手脚铐上五十斤重的铁链，流放街头乞讨，用以警告心怀叵测的刀客们。

刀客们并不是好欺的！尽管失去首领，难以组织大规模行动。但是，三个一伙，五个一帮，为报仇雪恨，在四乡收拾着零散的官兵和关卡的局丁。官兵为报复，由何秃子带领，奔走在城乡之间，缉拿刀客。这样，弄得朝邑县恐怖异常，行商坐贾不能正常营业，便是循规蹈矩的庄稼户人家也过不成安宁生活了。

世事如此惶慌不安，朝邑县北柿园村的人尤觉可怕。他们清楚，本村的王飞龙是黑狮子的得意门生、亲侄女婿。他武艺高强，在刀客中享有崇高威望；又有玉虎和三豹子两个左膀右臂；他性情暴烈，杀法饶勇，威武的了得；他还有个兄弟叫四狐子，诡计多端，善于谋划。现在他们出外，一旦得到噩耗回来，必定要报仇雪恨，会把朝邑县闹个天翻地裂的。男人们在田头说，女人们在炕头说，井台、碾坊、十字路口，是人开言闭口都这么说。

王飞龙的母亲六十多岁，虽是眼花耳笨，很少出门，却也得到种种议论。她十分惊恐，站不宁，坐不稳，吃不下，睡不着。为止住心慌，她连日连夜伴着小油灯，盘腿坐在炕头，枯瘦如柴的手腕摇着纺车熬时光。吱吱扭扭，嗡嗡嗡嗡，几十年的守寡经历，象棉线似地从生活的困苦中抽出头来。

二十一年前，也是这样一个夜晚，她哄龙儿睡着，坐在炕上纺棉线。突然听见门外人声杂乱，紧接着又是急促的敲门声。她赶忙跳下炕，拉开大门，万莫料到一场天祸降临到面前，邻居们抬着血肉模糊的丈夫进来。她一声没哭出来就昏死过去，等大家把她救醒，才知道丈夫因言语撞了旗人被活活打死。她气愤不过，在乡亲们支持下，去朝邑县大堂呼冤。岂料汉官也不敢得罪旗人，千推万拖，硬是不给昭冤。为付官司费用，她不得不卖掉仅有的二亩薄田。那时龙儿才三岁，还不懂事。她决心守寡，一心一意养大儿，好为他老子报仇。在那暗无天日的社会，守寡抓娃岂是容易的！她没田可种，只凭一双手，日日夜夜为别人纺花织布才勉强糊口，遇青黄不接还要挨饥受饿。龙儿能听懂话了，她不断给他讲

些戏文上古今不平事实和复仇故事，譬如伍员逃国、沉香救母、打渔杀家、卖画劈门等等。天长日久，在龙儿幼小的心田里，渐渐培育起来正义感和英雄志。到龙儿长到十五岁时，在父亲忌日那天，她才把前多年的血案讲个彻底。龙儿听罢，哭得死去活来，拉把菜刀便要找那旗人报仇。她止住儿子，告诉他要报仇只凭血气之勇不行，还得一身武艺，因为那旗人家养着一群打手。于是，她取出多年积攒的十块大洋，包着丈夫的血衣，去大寨子上寻黑狮子，要他教儿子本领。

黑狮子听了她母子泣诉，哪肯收这十块大洋！他当面拍了胸脯，一定将全身本领传给这有志的孩子。过了三年，龙儿长成一条大汉，十八般武艺样样精熟。在他父亲忌日那晚，他挎上关山刀子，摸进那旗人家里，割了仇人头，回家祭了父亲灵牌。第二天，他带着仇人的头、父亲的血衣和预先找人写好的状子，去朝邑县衙门自首。这时，新换的知县早从黑狮子口里知道了前后事由，便以“为父报仇、情理可谅”八字结了案。黑狮子爱他志大艺精，把一手抚养的侄女许之为媳，次年择吉日破费完婚。从此，王飞龙威名大振，黄河岸上百姓象神话般地传述着他的复仇事迹。关中刀客们对他也刮目相看，无论走到那里都推他坐上席；凡包揽下大宗保镖的勾当，便公推他为头目。如是又过几年，江湖上评论刀客豪杰，便有“老成黑狮子、少年王飞龙”的说法。

黑狮子遇难，王飞龙的母亲哭得十分伤痛，媳妇不用说是戴了重孝去参加埋葬的。令她难过的是，飞龙不在家，生未能救难，死未能尽孝。她知道飞龙四弟兄去河东了，但干什么去并不知底细。她托人去寻，多日不见消息，会不会出什

么意外呢？实在担心得很。她盼儿子快回来，给恩人坟前祭奠；但又怕那性烈的儿子回来，风声这般紧，官府四处捕刀客，真回来又难免惹祸。她心里本来就很矛盾，又听巷院中种种议论，更显得惶惶不安，六神无主。媳妇去娘家陪伴婶娘了，她自个守家等待消息，是好是坏，难以预料，只有等待天意安排了。

吃罢晚饭，几个闲坐的邻居老婆们走后，她照例又摇起纺车。纺着纺着，她只觉手颤得厉害，拉出的棉线不住地断头，油灯的光焰不住地闪烁，两张眼皮也在轮换跳动。是福是祸？她不敢想，急忙合起掌，喃喃地念起佛来。

三更以后，她离开纺车，准备脱衣入睡。突然，院里“呼”地一响，有人翻过墙来。她心头一震，忙回头问：

“谁？”

“娘。”

“龙娃。”

娘惊喜异常，跳下炕来，赶快去开门。飞龙进来把娘扶到炕楞上，问：

“你身子骨好吗？”

娘顾不得回答，拉近小油灯，上下打量着儿子，喃喃地说：“瘦了，你瘦了。”说着泪水涌出眼眶。

昏黄的灯焰照耀着娘银白的头发和额头深刻的皱纹。飞龙心里发酸，双膝跪下，说：“娘，儿不在身边，叫你受怕了。”

娘叹口气，说：“怕，娘一辈子都怕。这一阵更怕，怕你不回来，又怕你回来。刚才左右眼皮轮换跳……怕呀！”她本要说黑狮子的事，见儿子刚回来，到口边的话咽下去

了。可泪水禁不住，只得撩起大袄前襟来拭。

飞龙看清了娘没说出的意思，安慰说：“娘，你不用怕。我们会商量个办法，师傅的血不会白流。”

娘暂时不想和他谈这事，嗯了几声，说：“你先歇一阵，娘给你去做饭，你媳妇去娘家陪婶去了。你一路上饿了。”

“哪里能饿了我？刚才在雷村集店里吃了饭。娘，你看……”飞龙从皮肚兜中取出一包油糕，双手捧上，“我给娘带的，怕冷了揣在怀里。娘，还热着哩，你就趁热吃吧。”

他娘一辈子就喜欢吃甜食。每次飞龙从外乡回来，总想买些油糕、柿饼、点心之类的吃食。此时此刻，她心境不好，看了一眼，尝都没尝便包起来。

“娘，你吃呀，炸得挺好。”

娘沉着脸，摇摇头。

“娘，你怎么了？”

娘叹口气，本来不想马上说的话在肚里还是憋不住，哧哧吐出来。

“自你师傅出事后，你们那些兄弟也委实杀了些官家人。州里县里天天出头，要捉拿凶犯。他们吓百姓，说谁敢窝藏就杀头斩首，剿家灭门。前几天同州那个熊麻子，还带上马队在咱这北乡跑了一圈，折腾得鸡飞狗上墙。龙娃，不是娘怕，娘经得多啦。这几天，我总感到不对火，官家好象是在寻你们几个的下落。有个叫地老鼠的，说是你的兄弟，来咱家两次，说是找你商量报仇的事。官府寻，朋友找，这都叫人摸不透。我怕……你不能粗心。娘盼你回来，又怕你回来……谁知道会有啥结果呵？”

飞龙沉默一阵，安慰说：“不用怕，我会小心的。”

“你师傅死得惨，你那些兄弟性情烈，你得把握住。官家都是些杀人^手不眨眼的魔王！南乡那些人就是吃了大意的亏。花狸子叫活活钉死在同州府城门上，梁贵儿在县城戴枷讨吃。自古没这样凶残的刑法！”娘向前挪了挪，又说，“娘这么说，不是糊涂，拉你后腿。你师傅帮咱报过仇，咱也得给他报仇，恩报恩还。娘心里豁亮着呐。只是这担子重，关系着好多人性命，你得思谋再思谋，小心再小心的呵！”

娘虽没出过远门，没见过大世事，但是通情理，明大义。飞龙一头扑入她的怀中，许久许久，才抬头望着母亲说：“娘，你的话刻在儿心上。今晚我在家呆不成，还得到寨子上去，玉虎他们几个在等我哩。”

“怎么就去？不能多陪娘一阵吗？”娘看他很作难，沉思了片刻，说：“你有事就走吧。见你一面，娘心里就踏实了。”

飞龙不敢再多看娘一眼，生怕掉下泪来，叫娘心酸。他急速转过身，放了几块大洋和一把铜钱，出了小屋门，又翻墙而去。

娘一时怔了，直怀疑身在梦中。她揉揉眼皮，看看桌上的油糕和银钱，才相信刚才的一切是真实发生的。她想哭，但没有哭。半夜三更，惊得四邻不安事小，倘若把消息走漏了，岂不是自找麻烦？她走到院子里，凝视着月光照耀的大地，希望能寻见儿子留下的什么，那怕是一个清晰的脚印也行。

3

王飞龙踏着月光，直奔村西的土寨子。

土寨子距村约一里路，三面环沟，一面背水，只有一条二尺宽的蜿蜒蛇道和对岸接通，地势极是险要。寨墙呈方形，借悬崖峭壁，由红胶土和料礅石混合打成，十分坚硬，一般土炮是轰不开的，寨门东南开，榆木门扇足有半尺厚，纵横拉八道铁条，上面铆着七十二个宝塔钉。寨里有五亩面积，挖窖，修房，掘井，安磨，可以容纳全村数百人守十天半月。据老人说，这是当年祖宗们为防回回反乱修建的。后来，回乱平息，地方安定下来，久久未遇战火，才不再修葺了。因为有这个基础，一旦有急，仍不失为个好的战斗堡垒。

从过黄河后，为了弄清情况，飞龙、玉虎、三豹子和四狐子分头各地去找朋友。分手时约定不管迟早，这晚一定要到土寨子上碰头，初步商量下步行动的办法。他得到的可靠情报是，熊麻子和何秃子已经把逮捕重点集中在北乡刀客了。官府磨刀霍霍了，如果自己不再立即准备，如果重犯了梁贵儿和花狸子的盲动错误，后果是不堪设想的。王飞龙深感形势严峻和自己肩负责任的重大。分手之前，他把这意思反复叮嘱几次。

玉虎姓曹，三豹子姓郝，都是柿园村西南五里的苦井庄人。玉虎是铁匠儿，三豹子是木匠娃。他们的老子常常一起

合作，给人盖房、打车、造农具，交往时久，情谊笃深。在他俩未降生前，老子便拜识了亲家，约定若是一男一女就结亲缘。结果生下一对光葫芦，俩老子哈哈一笑，亲家做不成，互认了干亲。说来也巧合，两个儿子同日出生，铁匠儿生在半夜子时，木匠娃生在日出卯时，三豹子便叫玉虎哥哥。这两个小子生性慥悍，随父学手艺时，跟个山东老汉练些拳脚。老子们认为乱乱世事，有点功夫防身，出门做活也免得受人欺侮。岂料缰绳放开后，他们越来越性越野，越来越心越大，把匠人行业全不在心。逢集赶会，扔下活儿不做，专寻那些使棍棒、耍刀枪的卖艺人比武，一定要打得对方认输方快。两个老人这时后悔不及，可又管束不住，只能相对叹气而已。

王飞龙出名以后，玉虎和三豹子好不服气，决定寻机会和他比个高低。四月初十，柿园村过立夏会，他俩拿刀舞棒，在寺门前热闹的地方划个圈子，摆起擂台来。这一带是武术之乡，且不说吃保镖饭的刀客们，就是平常庄稼户一半也会练些拳脚。有岁数的人看他俩不过一对刚脱了开裆裤的娃娃，笑笑而已，并不去和他俩比试。他俩呢，还以为是别人胆怯，气焰越来越嚣张。牛皮越吹越大。惹下了柿园村几个少年，要上去扯他俩的嘴脸。有个稍大点的瘦小伙拦住，拱了拱手，嘻皮笑脸地上前问道：

“请问两位好汉高姓大名？贵府何处？”

玉虎拍着胸膛说：“有本领你上来，问这问那干啥？”

“问明了好求教嘛。”

“是汉子行不改名，坐不改姓。”三豹子说，“他叫曹玉虎，我叫郝三豹，都是苦井庄人。”

那瘦小伙阴阳怪气地说：“噢，明白了。我只听说苦井庄出了一对没见过天的蛤蟆，可从没听说还出了什么英雄好汉！”

这话惹得围观的人哈哈大笑。那玉虎和三豹子一起跳上去要把他撕碎。不料他泥鳅一般从他们当中溜走，早钻到少年群中，任他俩咆哮。

“有种的你站出来！”

“我一个人，你俩个，站出来岂不吃了大亏？”

三豹子一把将玉虎推后，气凶凶地说：“咱们一个对一个。”

“一个对一个还差不多。不过得让我把话说完。”那瘦小伙说，“你俩自吹英雄无敌，远的咱且不说，这小小的柿园村有个王飞龙，你们可知晓？”

“早听说了。”三豹子答。

“早听说了，你就该收敛些，把擂台摆在这里，岂不是自找苦吃？”

玉虎沉不住气了，说：“我俩今日就是专寻那王飞龙的。”

三豹子补充道：“和他见个高低！”

瘦小伙“哦”了一声，说：“这么说你俩是打上村门的呀。敢和王飞龙较量，一定很有几下子，我哪里敢送死？你们等着，我去叫。”

一言未落，王飞龙从人群中站出来，笑了笑，抱个拳说：“本人便是王飞龙，请两位多指教。”

两个定神细看，王飞龙也不过平常而已，并不曾长三头六臂，也不比人高一头阔一膀，凭什么弄得天下闻名呀？